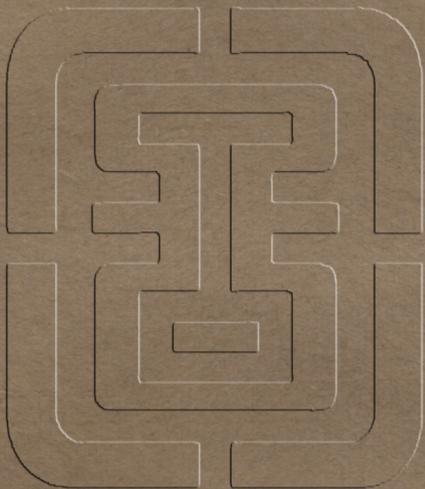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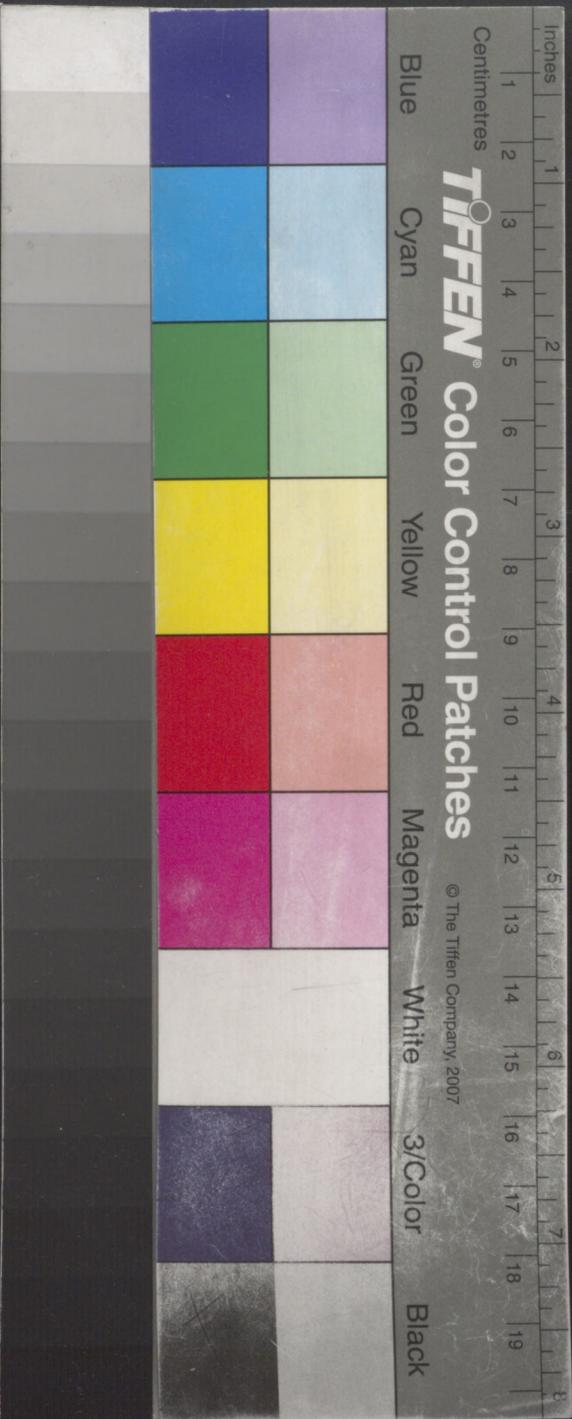


538



法苑珠林

一九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九

進夏部

夫思慎防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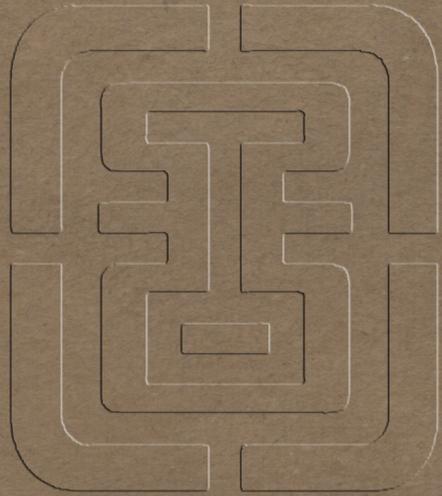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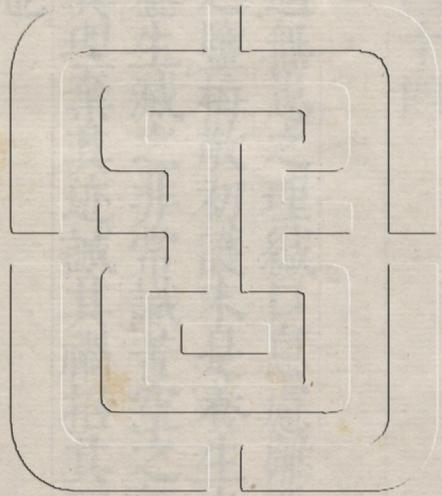
終是君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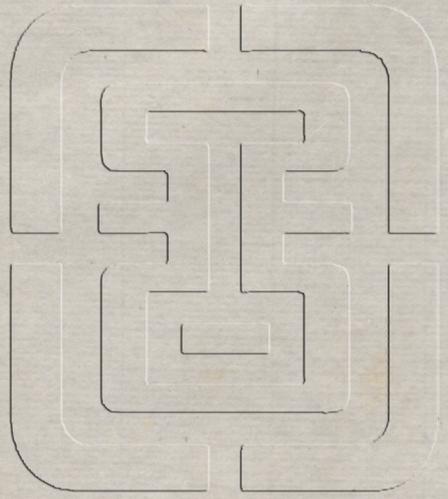
德之興起也

效門而存其

順物之道也

梅月部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九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思慎篇第四十四

述意部

夫思慎防過無患之理緘口息慮離惡之原誠始慎
終是君子之鹽梅敬初護末是養生之要趣庾悟因
緣之興起鑿生滅之非常識苦空之無我照平等之
妙門而存其理棄其迹誠其禍招其福是和神之靈
順物之道也

慎用部

撰述
修行道地經云管有國王選擇一國明智之人以爲
輔臣王欲試之欲知何如以重罪加之勅告臣吏盛
滿鉢油而使擎之從北門來至於南門去城二十里
園名調戲令將到彼若墮一滴便級其頭不須啓問
爾時群臣受王重教盛滿鉢油以與其人兩手擎之
甚大愁憂縱有車馬觀者填道若見是非而不轉移
縱有親族妻子來逼其人專心不左右視縱有合國
觀者擾攘其人心端不見衆庶縱有玉女國地無雙
歌舞相逼見者皆喜其人一心擎鉢志不動轉亦不
觀察妄起片心專精擎鉢不聽其言於是頌曰

巧便而安詳 其舞最巧妙 一切人貪樂
譬如魔之后 能動離欲者 何況於凡人
來往其人邊 擎鉢心不傾

縱有象暴馬奔城中失火焚燒百姓展轉相呼教言
避火莫墮坑塹官兵悉來一時救火其人一心擎鉢
一滴不遺縱有天雷地動猛風亂起折樹塵飛掣電
霹靂禽獸墮落人畜驚喚專心念油其人不聞爾時
擎油至彼園觀一滴不墮諸臣啓王具陳斯事王聞
嗟歎此人難及人中之雄不顧萬事其王歡喜立爲
大臣行道行者御心如是雖有諸惡姪怒癡來擾亂

諸根內察外防攝心不散三昧定意亦復如是於是
頌曰

如人擎油鉢 不動無所棄 妙惠意如海

專心擎油器 若人欲學道 執心當如是

意懷諸德明 皆除一切瑕 若干之色欲

而興於怒癡 有志不敖逸 寂滅而自制

人身有疾病 醫藥以除之 心疾亦如是

四意止消之

又大集經濟龍品云爾時眾中有一盲龍名曰頗羅
機梨奢舉聲大哭作如是言大聖世尊願救濟我願

救濟我我今身中受大苦惱日夜常為種種諸蟲之
所咬食居熱水中無時暫樂佛言梨奢汝過去世於
佛法中曾為比丘毀破禁戒內懷欺詐外現善相廣
貪眷屬弟子眾多名聲四遠莫不聞知我和尚得阿
羅漢果以是因緣多得供養獨受用之見持戒人反
加毀說彼人懊惱如是念言世世生中願我所在食
汝身肉如是惡業死生龍中是汝前身眾生願故食
噉汝身惡業因緣得此盲報又於過去無量劫中在
融赤銅地獄之中常為諸蟲之所食噉龍聞此語憂
愁啼哭作如是言我等今者皆悉至心咸共懺悔願

撰述
卷三十一
三
令此苦速得解脫彼龍衆中二十六億諸餓龍等念
過去身皆悉雨淚念過去身於佛法中雖得出家備
造惡業經無量身在三惡道以餘報故生在龍中受
極大苦如青色龍我亦如是爾時世尊語諸龍言汝
可持水洗如來足令汝殃罪漸得除滅時一切龍以
手掬水皆成火變作大石滿於手中生大猛焰棄已
復生如是至七一切龍衆見如是已驚怖懊惱啼泣
雨淚佛教立大誓願已燄火皆滅乃至八過以手捧
水洗如來足至心懺悔佛記諸龍彌勒佛時當得人
身值佛出家精進持戒得羅漢果時諸龍等得宿命

心自念過業於佛法中或爲俗人親屬因緣或復聽
法來去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種華果飲食共諸比
丘依次而食或有說云我曾喫噉四方衆僧華果飲
食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施衆僧或復禮拜如是喫
噉或復說言我從毗婆尸如來法中曾作俗人乃至
有說我釋迦牟尼佛法之中曾作俗人或以親舊問
訊因緣或復來去聽法因緣往還寺舍有信心人供
養僧故捨施華果種種飲食比丘得已迴施於我我
得便食彼業因緣於地獄中經無量劫大猛火中或
燒或煮或飲洋銅或吞鐵丸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

畜生身生餓鬼中如是種種備受辛苦惡業未盡生
此龍中常受苦惱佛告諸龍此之惡業與盜佛物等
無差別比五逆業其罪如半汝等今當盡受三歸一
心修善以此緣故於賢劫中值最後佛名曰樓至於
後佛世罪得除滅時諸龍等聞是語已皆悉至心盡
其形壽各受三歸時彼衆中有盲龍女口中降爛滿
諸雜蟲狀如屎尿乃至穢惡猶若婦人根中不淨臊
臭難看種種噉食膿血流出一切身分常爲蚊虻諸
惡毒蠅之所咬食身體臭處難可見聞爾時世尊以
大悲心見彼龍婦眼盲困苦如是問言妹何緣故得

此惡身於過去世曾爲何業龍婦答言世尊我今此
身衆苦逼迫無暫時得停設復欲言而不能說我念
過去三十六億於百千年生惡龍中受如是苦乃至
日夜剎那不停爲我往咎九十一劫於毗婆尸佛佛
法之中作比丘尼思念欲事過於醉人雖復出家不
能如法於伽藍內犯於法律恒受三惡道受諸燒煮
說此語已願救濟我身爾時世尊說實語已卽以少
水瀉龍口中火及蟲膿悉皆滅盡龍口清涼作如是
言大聖如來我憶過去迦葉佛時曾作俗人在田犁
地有一比丘來從我乞求五十錢我時報言聽待穀

撰述
法苑珠林卷五十九
五
然當與汝食比丘復言若當五十不可得者願乞十
文我於爾時瞋彼比丘而語之言乃至十錢亦不相
與時彼比丘心生懊惱又於餘時往寺舍中入樹林
下輒便盜取現在僧物十菴羅果而私食之彼業因
緣地獄受苦惡業未盡生野澤中作餓龍身常爲種
種諸蟲食噉膿血流溢饑渴苦惱又彼比丘以瞋忿
心惡業緣故死便卽作小毒龍身生我腋下啖於我
血熱氣觸身不可堪忍是故我身熱膿血滿龍白佛
言大悲世尊唯願慈哀救濟於我令我脫彼怨家毒
龍爾時世尊以手抄水發誠實語作如是言我曾往

管於饑饉世爾時願作大身衆生長廣無量以神通
力於虛空中唱如是言彼野澤中有大身蟲名曰不
瞋汝等可往取其身肉以爲飲食可得不饑時彼世
中人非人等聞此聲已一切悉往競取食之說是真
實諦信語時彼龍腋下小龍卽出時此二龍俱白佛
言世尊我等久近離此龍身解脫殃罪佛告龍言此
業大重次五無間何以故若有四方常住僧物或現
前僧物篤信檀越重心施物或華果樹園飲食資生
牀蓐敷具疾病湯藥一切所須私自費用或持出外
乞與知識親里白衣此罪重於阿鼻地獄所受果報

是故汝等可受三歸歸三寶已乃可得往於冷水中
如是三稱三寶身即安隱得入水中爾時世尊即為
諸龍而說偈言

寧以利刀自割身

支節身分肌膚因

所有信心捨施物

俗人食者實為難

寧吞大赤熱鐵丸

而使口中光燄出

所有眾僧飲食具

不應於外私自用

寧以大火若須彌

以手捉持而自食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輒食施僧食

寧以利刀自屠膾

身體皮膜而自噉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取受僧雜食

寧以自身投於彼

滿室大火猛燄中

其有在家俗人輩

不應坐卧僧牀席

寧以大熱尖鐵錐

拳手握持便焦爛

其有在家俗人等

不應私自於僧物

寧以勝利好刀砧

而自齧切其身肉

勿於出家清淨人

發起一念瞋恚心

寧以自手挑兩眼

捐棄投之擲於地

其有習行善法者

不應懷忿瞋心視

寧以熱鐵鑠其身

東西起動行坐臥

不應瞋忿心妬嫉

而著眾僧淨施衣

寧飲灰汁鹹鹵水

熱沸爍口猶如火

不應懷貪毒惡心

服食眾僧淨施藥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一萬四千諸龍眾等悉受三歸
所有過去現在業報諸苦惱中而得解脫深信三寶
其心不退復有八十億諸龍眾等亦於三寶起歸敬
心又大集經云或作比丘所作種種資生之具皆是
信心檀越所施而是眾生或自食噉或與他人或共
眾人盜竊隱藏私處自用如是業故墮三惡道久受
勤苦復有眾生貧窮下賤不得自在是故出家望得

富饒解脫安樂既出家已懈怠懶惰不讀誦經禪慧
精勤捨而不習樂知僧事復有比丘晝夜精勤樂修
善法讀誦經典坐禪習慧不捨須臾以是因緣感諸
四輩種種供養時知事人得利養已或自私食或復
盜與親舊俗人以是等緣久處惡道出已還入如是
愚瞋不見當來果報輕重我今戒勅沙門弟子念法
住持不得自稱我是沙門真法行人倚眾僧故受他
信施物或餅或菜或果或華但是眾僧所食之物不
得輒與一切俗人亦不得云此是我物別眾而食又
亦不得以眾僧物貯積興生種種販賣云有利益招

世譏嫌又亦不得出貴收賤與世爭利又亦不得爲於飲食及僧因緣使諸衆生墮三惡道應須勸引安善法中令比丘衆真信三寶攝諸衆生乃至父母令得安隱置三解脫又十輪經云若有四方僧物資生襍物等持戒破戒如是人等悉不與之以是因緣命終已後皆墮阿鼻地獄又大集經濟龍品云時娑伽羅龍王白佛言而此龍中或有諸龍所受樂報猶如諸天或有受樂如人有如餓鬼有如畜生有如地獄受大辛苦說是語已時娑伽羅大龍王子名青蓮華面前白佛言世尊我何惡業罪因緣故來生龍中身

大端正所有色觸受用猶如火燒常無衣服赤體而行如我父王受樂完勝如轉輪王果報不異佛言華面當爲汝說乃往過去三十一劫有佛世尊名曰尸棄時彼世中有王名曰裴多富沙彼富沙王於三月中供養彼佛并及無量百千四沙門果大菩薩衆以種種衣服飲食湯藥而供給之至心聽法已卽發菩提心并爲造寺種種供養彼王第一太子名裴多娑樹帝見佛聞法於流轉中生大怖畏從父王邊願求出家王報任意旣出家已又白父言我欲寺上停止王言亦隨時尸棄佛衆僧弟子在彼寺中受用飲食

彼富沙子裴多樹帝妬嫉心生恒瞋罵之時彼僧衆
被瞋罵已悉離寺去見僧去已生歡喜心卽自念言
彼去者好我大安隱恣用寺內衣服飲食有餘人來
卽不聽住由具惡業命終之後生大地獄經無量千
萬那由他歲受諸火燒地獄得脫生餓鬼中復經無
量受大辛苦餓鬼中死還墮地獄脫地獄已生餓鬼
中如是經由三十一劫於流轉中具足如是受諸辛
苦佛言華面彼娑樹帝者豈異人乎卽汝身是也乃
往過去惡業因緣故生大地獄餓鬼畜生輪轉受苦
經是三十一大劫中備受衆苦未曾暫捨以殘業故

來生龍中受是惡報時華面龍聞是語已大聲啼哭
舉身自投四支布地禮拜白佛作如是言我今至心
從佛懺悔不敢覆藏我今至誠入於骨髓歸依佛法
僧乃至壽盡作優婆塞佛言善哉善哉如是歸依我
者得盡彼業此中死已值彌勒佛得於人身於彌勒
佛法中出家證羅漢果

慎禍部

如舊禱譬喻經云昔有一國五穀熟成人民安寧無
有疾病晝夜伎樂人無憂惱王問群臣我聞天下有
禍何類答曰臣亦不見王便使一臣至於隣國求覓

買之天神則化作一人於市中賣之狀類如猪持鐵鎖繫縛賣之臣問此名何等答曰禍母臣曰賣不答曰賣問索幾錢答曰千萬問曰此食何等答曰食針一升臣便家家發求覓針如是人民兩兩三三相逢求針使諸郡縣處處擾亂百姓所在之處患毒無膠臣白王曰雖得禍母致使民亂男女失業欲殺棄之未審許不王言大善便於城外將殺刺硬不入斫則不傷割而不死積薪燒之身赤如火便走出過里燒里過市燒市入城燒城入國燒國擾亂人民饑餓困苦坐由猷樂買禍所致苦也此喻女色欲火所燒

男女貪毒至死不知苦也

慎境部

如正法念經孔雀菩薩告諸天衆若有比丘畏於惡名則離諸過所謂不入女人戲笑之處不入酒肆不近沽酒不與其語不近嗜酒人亦不與語不近賊人不近先作大惡之人不近好鬪人不近陰惡懷毒人不近無恒數捨道人不近博戲人不近伎樂人不近小兒不近繫縛女色人不近輕躁人不近不護口人不近貪人不近販賣欺誑人不近巧偽市道世所惡賤人不近掘河池人不近黃門女人同路一步不近

調象人不近魁膾人不近調馬人不近斷見人不近無戒人如是惡人不應親近近如是人必與同行是故比丘當畏惡者不應與此不淨業人同路行於一足之地而說頌曰

若人近不善 則為不善人 是故應離惡

莫行不善業 隨近何等入 數數相親近

近故同其行 或善或不善 一切人求善

當近於善人 如是能得樂 善則非苦因

近善增功德 近惡增尤甚 功德及惡相

今如是略說 若近於善人 則得善名稱

若近不善人 令人速輕賤 常應親善人

遠離於惡友 以近善人故 能捨諸惡業

慎過部

如禰阿舍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鐵丸投着火中與火同色盛着劫貝綿中云何比丘當速然不比丘白佛如是世尊佛告比丘愚癡之人依聚落住晨朝着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若見年少女人不正思惟取其色相起貪欲心欲燒其心欲燒其身身心燒已捨戒退減是愚癡人長夜當得非義饒益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

守諸根門繫念入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
有一猫狸饑渴羸瘦於孔穴中伺求鼠子若鼠子出
當取食之有時鼠子出穴遊戲時彼猫狸疾取吞之
鼠子身小生入腹中入腹中已食其內藏食內藏時
猫狸迷悶東西狂走空宅塚間不知何止遂至於死
如是比丘有愚癡人依聚落住晨朝着衣持鉢入村
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見諸女人起不
正思惟而取色相發貪欲心已欲火熾然燒其身心
已馳走狂逸不樂精舍捨戒退減此愚癡人長夜常
得不饒益苦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根

門繫心正念入村乞食又禰阿舍經云爾時世尊告
諸比丘譬如木杵常用不止日夜消滅如是比丘從
本已來不閉根門食不知量初夜後夜不勤覺悟修
習善法當知是輩終日損減不增善法如彼木杵又
自愛經云佛言夫人處世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
毒業斯三事出于心身口唱言其惡以加衆生衆生
被毒卽結怨恨誓心欲報或現世獲報或身終後魂
靈昇天卽下報之人中畜生鬼神太山更相尅賊皆
由宿命非空生也佛說偈言

心爲法心

心尊心中

使心悲愚

卽言卽行

罪苦自追

車轢乎微

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卽言卽行

福樂自追

心影隨形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見破戒之人不應
 生瞋輕慢之心應生憐愍利益之心方便勸止令生
 善心苦諫不改而生誹謗亦不得瞋妄見他過故此
 賢劫中聞有菩薩誹謗拘樓孫佛言何有禿人而當
 得道如是衆生難得知自作自受何預於我若欲
 知彼或自傷害籌量衆生佛所不許如經中說佛告
 阿難若人籌量於他卽自傷身如偈說曰

有瓶蓋亦空

無蓋亦復空

有瓶蓋亦滿

無蓋亦復滿

當知諸世間

有此四種人

威儀及功德

有無亦如是

若非一切智

何能籌量人

寧以見威儀

而便知其德

正知有善心

名爲賢人相

但見外威儀

何由知其內

若以外量內

而生輕賤心

敗身及善根

命終墮惡道

外詐現威儀

遊行於賢善

但有口言說

如雷而無雨

是故經云勿輕末學敬學如佛唯有智慧可破煩惱
 若稱量者則爲自傷唯佛智慧乃能明了如此事者

非我所知即於破戒人中不生瞋恚輕慢之心又舊
禪譬喻經云管有鼈遭遇枯旱湖澤乾竭不能自致
有食之池時有大鶴來住其邊鼈從求哀乞相濟度
鶴啄啣之飛過都邑鼈不默聲問此何等如是不止
鶴便應之口開鼈墮人得屠食夫人愚頑不謹口舌
其譬如如是又法句喻經云佛告婆羅門世有四事人
不能行行者得福不致此貧何謂為四一者年盛力
壯慎莫憍慢二者年老精進不貪姪泆三者有財珍
寶常念布施四者就師學問聽受正言如此老公不
行四事謂之有常不計成敗一旦離散譬如老鶴守

此空池永無所得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晝夜慢惰

老不止姪

有財不施

不受佛言

有此四弊

為自侵欺

咄嗟老至

色變作耄

少時如意

老見蹈賤

不修梵行

又不富貴

老如白鶴

守伺空池

既不守戒

又不捨財

老羸氣竭

思欲何逮

老如秋葉

行穢縊縵

命疾脫至

不用後悔

頌曰

思慎始終

務存正已

口無二言

心無妄起

少欲知足

忘懷彼此

戰戰兢兢

誠勗憂喜

感應緣

略引十
一驗

漢下邳周式

漢會稽句章人

漢諸暨縣吏吳詳

晉義興人姓周

晉淮南胡茂回

宋豫章胡庇之

宋秦始中張乙

宋襄城李贖

周宣帝文嬪

齊京師釋慧豫

唐親衛高法眼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

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慎勿

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

臧吏還式首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勿視之式叩

頭流血良久吏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

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
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隣人率以父怒使往吊之
式不得止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
而今出門知復柰何吾求不見連累爲得鞭杖今已
見汝無可柰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
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
時見來取便死右此一驗
出搜神記
漢時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
然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人
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歌戲曰

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絙汝欲知我姓陳名阿登
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
見母聞阿登驚曰此是我女近以葬於郭外

漢時諸暨縣吏吳詳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溪山行至
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采衣甚端正女云我一身
獨居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耳詳聞甚
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至女家家甚貧陋爲詳設
食至一更竟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諾詳問是
誰答云向所道孤獨嫗也二人共寢息至曉雞鳴詳
去二情相戀女以紫巾贈詳詳以布手巾報行至昨

所應處過溪其夜水大瀑溢溪不可涉乃迴向女家
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塚耳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都乘馬從兩人行未至
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艸屋見一女子出門望年可
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日已暮前
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爲然火作食
向至一更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
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
向曉女還周旣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塚塚口
有馬跡及餘艸周甚驚惋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大守

右此三驗云
續搜神記

晉淮南胡茂回此人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
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巫祝祀
之至須臾頃有群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走出祠去
迴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
祠邊艸中望伺望沙門皆有怖懼須臾沙門去後諸
鬼皆還祠中回於是信佛遂精誠奉佛右此一驗云
續搜神記
宋時豫章胡庇之嘗爲武昌郡丞宋元嘉二十六年
入解中便有鬼怪中宵籠月戶牖必開有人倚立戶
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着木屐聲看則無所

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三月舉家悉得時病空中語
擲瓦石或是乾土夏中病者皆着而語擲之勢更猛
乃請道人齋戒竟夜轉經倍來如雨唯不着道人及
經卷而已秋冬漸有音聲瓦石擲人內皆青黯而不
甚痛庇之有一老妪好罵詈鬼在邊大嚇庇之迎祭
酒上章施符驅逐漸復歇絕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劇
於前明年承解火頻四發狼狽澆沃並得時死鬼每
有聲如犬家人每呼爲吃噉後忽語語似牛三更叩
戶庇之問誰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見數
日二更中復戶外叩掌便復罵之答云君勿罵我我

是善神非前後來者陶御史見遣報君庇之云我不
識陶御史鬼云陶敬玄君管與之周旋庇之云吾與
之在京日伏事衡陽又不嘗作御史鬼云陶今處福
地作天上御史前後相侵是沈公所爲此解本是沈
宅因來看宅聊復語擲狡獪忽君攘却太過乃至罵
詈令婢使無禮向之復令祭酒上章苦罪狀之事徹
天曹沈今上天言君是佛三歸弟子那不從佛家請
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願專意奉法不須興惡鬼
當相困庇之請諸尼讀經仍齋訖經一宿後復聞戶
外御史相聞白胡承見沈相訟甚苦如其所言君頗

無理若能歸誠正覺習經持戒則群邪屏絕依依曩情故相白也

宋泰始中有張乙者被鞭瘡痛不歇人教之燒死人骨末以傅之雇同房小兒登山崗取一髑髏燒以傅瘡其夜戶內有鑪火燒此小兒手又空中有物按小兒頭內火中罵曰汝何以燒我頭今以此火償汝小兒大喚曰張乙燒耳答曰汝不取與張乙張乙那得燒之按頭良久髮然都盡皮肉焦爛然後捨之乙大怖送所餘骨埋反故處酒肉醜之無復災異也

右二驗出

述異記

宋襄城李贖其父爲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來凶不可居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熾爲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旣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不此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得遷官鬼爲何在自今已後便爲吉宅居者住止心無所嫌也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正白便還取刀斫之中斷便化爲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斫李殺持至座上斫殺其子弟凡姓李必死唯異姓無他贖尚幼在抱家內知變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

一身獲免賸字景真位至湘東太守

右一驗出續搜神記

周宣帝字文贇在東宮時武帝訓篤甚嚴恒使官者成慎監察之若有纖毫罪失圈而不奏許慎以死於是慎常陳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太子百餘及即位顧見髀上杖瘢乃問成慎所在慎于時已出為郡遂勅追之至便賜死慎奮厲曰此是汝父所為成慎何罪勃逆之餘濫以見及死若有知終不相放于時宮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輒共言笑分置監官記錄慙罪左皇后下有一女子欠伸淚出因被奏劾謂其所思憶便勅對前考竟之初打頭一下帝便頭痛次打

項一下帝又項痛遂大發怒曰此是我怨家乃使拉折其腰帝即腰痛其夜出南宮病遂漸增明旦早還患腰不得乘馬御車而入所殺女子處有黑暈如人形時謂是血隨掃刷之旋復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舊地以新土埋之一宿之間亦還如本因此七八日舉身瘡爛而崩及初下屐諸牀並曲牢不可脫唯此死女子所卧之牀獨是直腳遂以供用蓋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成慎死僅二十許日

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齊京師靈相寺有釋惠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相寺少而務學徧訪眾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感否人

物輒塞耳不聽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去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

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唐雍州長安縣高法眼是隋代僕射高穎之玄孫至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向中臺叅選日午還家舍在義寧坊東南隅向街開門化度寺東卽是高家欲出子城西順義門城內逢兩騎馬逐後旣出城已漸近逼之出城門外道北是普光寺一人語騎馬人云

汝走捉普光寺門勿令此人入寺恐難捉得此人依語馳走守門法眼怕不得入寺便向西走復至西街金城坊南門道西有會昌寺復加四馬騎更語前二乘馬人云急守會昌寺門此人依語走捉寺門法眼怕急便語乘馬人云汝是何人敢逼於我乘馬人云王遣我來取法眼語云何王遣來乘馬人云閻羅王遣來法眼旣聞閻羅王使來審知是鬼卽共相拒鬼便大怒云急截頭髮卻一鬼捉刀卽截法眼兩髻附肉落地便至西街悶絕落馬暴死不覺旣至大街要路踟躕之間看人逾千有巡街果毅曠守街人何因

聚衆守街人具述逗遛次西街首卽是高宅便喚家人
人譽向舍至明始穌便語家人云吾入地獄見閻
羅王升大高座瞋責吾云汝何因向化度寺明藏師
房內食常住僧果子及吞四百顆熱鐵丸令四年吞
了人中一日當地獄一年四日便了從正月二十六
日至二十九日便盡或日食百顆當二十六日惺了
之時復有諸鬼取來法眼復共鬼鬪相趁力屈不如
復悶暴死至地獄令吞鐵丸當吞之時咽喉閉縮身
體焦捲變爲紅色吞盡乃穌穌已王又語言汝何因
不敬三寶說僧過惡汝吞鐵丸盡已宜受鐵犁耕舌

一年至二十九日旣吞鐵丸了到正月三十日平日
復死至地獄中復受鐵犁耕舌自見其舌長數里傍
人看見吐出一尺餘王復語獄卒此人以說三寶長
短以大鐵斧截卻舌根獄卒斫之不斷王復語云以
斧細銼其舌將入鑊湯煮之煮復不爛王復怪問所
由法眼啓王云臣曾讀法華經王初不信令檢功德
部見案內有讀法華經一部王檢知實始放出來其
人見在穌惺如舊觀者如市見者發心合門信敬勵
志精勤檀忍不虧誠誠無倦京城道俗共知不煩引
證

儉約篇第四十五

述意部

夫謬之於空談不如證之於事實聞之髮像不如決之於耳目故信不如學言不如行所以研機適理寔極聖之洪基息緣儉務是至人之大量不樹無方之心寧有不窮之應是以一毫一粒而竟濟四生一念一單常資六度斯則功超半息發彌來際抱素儉約而亦德逾高範也

引證部

如新婆沙論云問諸弟子中大迦葉波少欲喜足具

杜多行舊云頭陀薄矩羅少病節儉具淨戒行此二何別
答尊者大迦葉波所得飲食若麤若妙隨次第食無所簡別猶如良馬隨得而食尊者薄矩羅所得飲食或麤或妙簡去妙者而食麤者如契經說有四聖種一依隨所得食喜足聖種二依隨所得衣喜足聖種三依隨所得卧具喜足聖種四依隨有無有樂斷樂修聖種又中阿含經云爾時有一異學是尊者薄拘羅未出家時親善朋友往詣薄拘羅所請問其義薄拘羅因爲說之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以來八十年未曾起欲想我持糞掃衣來已八十年亦無起功高

撰述
法苑珠林卷五十九
三十一
想亦未曾憶受居士衣未曾割截作衣未曾倩他比丘作衣未曾用針縫衣未曾持針線囊乃至一縷我乞食來已八十年亦無起功高想亦未曾受居士請亦未曾超越乞食未曾從大家乞食於中當得淨好極妙豐饒食噉含消未曾視女人面未曾入比丘尼坊中未曾憶與比丘尼某相問訊乃至道路亦不共語未曾畜沙彌未曾憶爲白衣說法乃至四句偈未曾有病乃至彈指頃頭痛者未曾憶服藥乃至一片訶梨勒我結跏趺坐於八十年未曾倚壁倚樹我於三日夜中得三達證我結跏趺坐而般涅槃是謂尊

者薄拘羅未曾有法又僧祇律云達膩伽羅漢淡自慶慰而說偈言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止則支身命

如虵入鼠穴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衣食繫身命

精麤隨衆等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一切知止足

專修涅槃道

又舊禪譬喻經云管有比丘於空閑樹下坐禪行道樹上有一獼猴見比丘食下住其邊比丘以飯與之獼猴得食輒行取水以給澡洗如是連月後日食竟忽忘不畱獼猴以不得食大怒取比丘袈裟上樹裂

撰述
法苑珠林卷五十九
破比丘忿之以杖誤中獼猴卽死餘數獼猴並來共
舉死獼猴到佛寺中比丘僧知必有所以推問其意
比丘具說於是佛教自從今日比丘每食皆當割省
留餘以施蠢動不得盡之又五分律云佛告比丘乃
往去世於恒水邊有一仙人住於石窟爾時龍王日
從水出以身七巾圍遶仙人舒頭在上下向敬視仙
人仙人遊行弟子守窟龍亦如前日來恭敬弟子怖
畏卽大羸瘦我於爾時行菩薩道遊行恒水邊見其
如此卽故問意具答如是我復問言汝今欲不復見
龍耶答言爾又問汝見龍咽下有何等物答言有摩

尼珠吾復語言龍若來時汝便合掌向龍作如是語
我今須汝咽下摩尼寶珠願以施我爾時仙人弟子
聞我語已龍從水出便從索之龍聞乞珠不前不却
默然而住時仙人弟子復爲龍王說偈言

龍王今須汝 咽下摩尼珠 意甚愛樂之

如何默無言

龍卽以偈答言

我一切所須 皆由此珠得 汝今從吾乞

永絕不復來 如火急暴聲 使人心恐懼

我今聞汝言 惶怖逾於此

於是世尊引古說偈

乞者人不愛 數則致怨憎 龍王聞乞聲

一去不復還

又告比丘過去世時有迦夷國王好喜布施給諸窮乏時有梵志王甚愛重未嘗從王有所求乞爾時彼王爲說偈言

人皆從遠來 無方從吾乞 而汝今在此

不求有何意

梵志卽以偈答言

乞者人不喜 不與致怨憎 所以默無求

恐離親愛情

王復說偈答言

乞非傷德行 亦無身口過 捐有以補無

何爲而不索

梵志復以偈答言

賢人不言乞 言乞必不賢 默然不有求

是謂爲大人

時王聞說賢人之偈心大歡喜卽以牛王一頭及餘千牛而施與之頌曰

六情無福志 四攝啓幽心 儉約避人物

偃息慕山林 曲嶠停騶響 交枝落慢陰

池臺聚凍雪 簷牖叅歸禽 石來無新故

峯形詎古今 大車何杳杳 奔馬送駸駸

何以修六念 虔誠在一音 未泛慈舟寶

徒勞抒海淡

感應緣 略引 二驗

晉單道開

唐杜智楷

晉羅浮山有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栖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

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卧開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追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勅州郡有異人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祿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坐禪虎資給甚厚

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都不答迺為說偈云

我矜一切苦出家為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至晉升平三年來之建鄴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泓者管在此間聞開弟子叙開管在山中每有神仙來去迺

遙心敬挹及後沒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稟聞備至迺為之傳贊曰

肅哉善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空身玄象暉曜高步是臻餐茹芝英流浪巖津

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蟬蛻耳迺為贊曰

物儂招奇德不孤立遼遼幽人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屣在林千載一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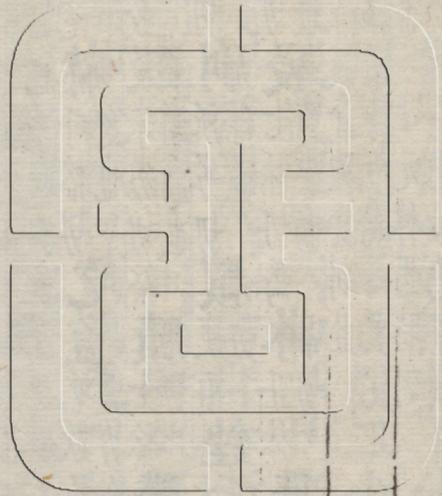
後沙門僧景道漸等並欲登羅浮竟不至頂出梁高僧傳錄
 唐曹州離狐人杜智楷少好釋典不仕不妻娶被僧
 衣服隱居泰山以讀誦為事貞觀二十一年於山中
 遇患坐死以袈裟覆體昏然如夢見老母及美女數
 十人屢來相擾智楷端然不動群女漸相逼斥並云
 舉將擲置北澗裏遂總近前同時執捉有攬着袈裟
 者遂齊聲念佛却後懺悔請為造阿彌陀佛并誦觀
 音菩薩三十餘徧少間遂覺體上大汗便即瘳愈出冥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九

報拾遺錄

音釋

蓐而六切薦也
膾古外切切肉也
膜末各切肉間膜也
鏢弋涉切薄鏢也
塚知龍
輓郎狄切陵踐也
緼盧緘切衣也
邳蒲麋切下邳地名
竄取亂切逃也
嫗於語切婦之稱
嚇呼格切怒也
吃欺訖切訖切
狡狡狡切
獫狡狡切
也
輦王問切氣也
刷所劣切除也
穎庾項切項切
銖寸卧切斫也
隼祖峻切絕異也
鬃側鳩切貌
駮七林切行疾也
緝丑林切切
隼祖峻切絕異也
法苑珠林第五十九卷
州王國英書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懲過篇第四十六

述意部

夫形骸多患理須嚴誠根識昏沈冥恒警策故經曰
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但有身則爲
患本無身則患滅故禮無不敬傲不可長若縱傲高
彌增惰慢徒施攻擊無柰患憂口是刀斧之門禍累
之始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與斯三業彌招
四趣故書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言行

是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意爲業本身口
由發所以先除凶懷祛邪務正故知可惡川流事由
心造何以知然若瞥緣心起故口發惡言言由意顯
靡惡不爲故成論云離心無思則無身口業也

引證部

如維摩經云故以若干苦切之言乃可入律書云聞
諫如流斯言可錄俱矣不信惡馬難調撫膺多愧常
以自箴戾有聞論致序心曲今欲緘其言而整其身
者未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無
事不辦譬如金山窟狐兔所不敢停淳淵澄海蛙龜

所不肯宿故知潔其心而淨其意者則三塗報息四
德常滿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可謂金河遺寄屬在伊
人玉門化廣信於斯矣旣策斯三業則能除四患何
等四患謂生老病死也故受胎經云衆生受胎之時
備盡艱難冥冥漠漠狀若浮塵十月將滿母胎知苦
業風催促頭向產門墮地鞭觸如在刀山風激冷觸
如似寒冰當爾之時生爲實苦又涅槃經云譬如燈
炷唯賴膏油膏油旣盡勢不久停人亦如是唯賴壯
膏壯膏旣盡衰老之炷何得久住又出曜經佛說老
苦偈云

少時意盛壯 為老所見逼 形衰極枯槁

氣竭憑杖行

又佛說死苦偈云

氣絕神逝 形骸蕭索 人物一統

無生不終

又涅槃經云夫死者於嶮難處無有資糧去處懸遠而無伴侶晝夜常行不知邊際淡遠幽暗無有燈明入無門戶而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脫又無量壽經云獨生獨死獨來獨去苦樂之地身自當之無有代者幽幽冥冥別離長久道路

不同會見無期甚難甚難復得相值夫生則親族歡聚盡慈愛之和死則朝亾暮殯便有恐畏分離之狀歌哭相送往者不知反室空堂寂滅無覩存亾有無變化俄頃故出曜經佛重說死苦偈云

命如果待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猶如死囚將詣都市動向死道人命如是如河駛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還又出曜經云管有梵志兄弟四人皆得五通自知命促七日必死兄弟議曰我等兄弟神通自在能以神力翻覆天地現極大

手捫摸日月移山住流無所不辦寧當不能避此難也第一兄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處中間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二弟言吾入須彌山腹中間還合其表使無際現無常殺鬼焉知我處第三弟言吾處虛空隱形無跡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四弟言吾當隱在大市之中衆人猥鬧各不相識無常殺鬼趣得一人何必取吾四人議訖相將辭玉而白王曰吾等計筭餘命日促各欲逃竄欲求多福王尋告曰善進其德於是別去各適所至七日期滿各從其處而皆命終佛以天眼見四梵志避於無常各求度世皆已命

終而說偈言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之不受死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在舍衛國東鹿母園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是時世尊七月十五日於露地敷坐比丘僧前後圍遶佛告阿難曰汝今速擊捷稚今七月十五日受歲之日阿難又手便說此偈

淨眼無與等

無事而不練

智慧無染着

何等名受歲

世尊以偈報曰

受歲三藏淨 身口意所作 兩兩比丘對

自陳所作短 還自稱名字 今日眾受歲

我亦淨意受 唯願原其過

是時阿難聞已歡喜即升講堂手執捷稚而說此偈

降伏魔力怨 除結無有餘 露地擊捷稚

比丘聞當集 諸欲聞法人 度流生死海

聞此妙響音 盡當雲集此

爾時阿難擊捷稚已至世尊所白世尊言今正是時
唯願世尊何所勅使是時世尊告阿難曰汝隨次坐
當坐艸座時諸比丘各坐艸座是時世尊默然觀諸

比丘已便勅諸比丘我今欲受歲我無過咎於眾人
乎又不犯身口意耶如來說此語已諸比丘默然不
對是時再三告諸比丘已時尊者舍利弗即從座起
長跪白世尊言諸比丘眾觀察如來無身口意過世
尊今日不度者度不脫者脫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
無救護者為作救護盲者為作眼目為病者作大醫
王三界獨尊無能及者以此事緣如來無咎於眾人
亦無身口意過是時舍利弗白世尊言我今自陳無
咎於如來及比丘僧乎世尊告曰汝舍利弗都無身
口意所作非行汝今智慧無能及者汝今所說常如

法義未曾違理是時舍利弗白佛言此五百比丘盡當受歲盡無咎於如來乎世尊告曰亦不責此五百比丘身口意此舍利弗大眾之中極爲清淨無瑕穢今此衆中最小下坐得須陀洹必當上及不退轉法以是之故我不恐責此衆又佛本行經云爾時釋種宗族士衆一切合有九萬九千及迦毗羅婆蘇都城所居人民從城共往欲見如來世尊遙見輪頭檀王與諸大眾嚴備而來卽作是念我若見彼不起迎奉人當說我此豈戒行果報人乎云何見父不起迎送我今若見父及大眾起往迎者彼等獲得無量大罪

若我今者持其威儀在此住者彼等於我不生敬心如來作此三種念觀見有如此三種因緣思量如是三種義已從坐而起飛騰虛空現種種神變令大眾生信並皆入道又梵網經云若佛子應如法次第坐先受戒者在前三坐後受戒者在後坐不問老少比丘比丘尼貴人國王王子乃至黃門奴婢皆應先受戒者在前三坐後受戒者次第而坐莫如外道癡人若老若少無前無後坐無次第兵奴之法我佛法中先者先坐後者後坐而菩薩不次第坐者犯輕垢罪若佛子常行教化大悲心入檀越貴人家一切衆中不得

立爲白衣說法應白衣衆前高座上坐法師不得地
立爲四衆白衣說法若說法時法師高座香華供養
四衆聽者下坐如孝順父母敬順師教如事火婆羅
門其說法者若不如法犯輕垢罪又善見論云弟子
參師當避六處一不得當前二不得當後三不得太
遠四不得太近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風立問曰四
種身儀若坐立行卧何故但云一面立答曰爲來故
不應行爲恭敬不應坐爲供養故不應卧又三千威
儀云欲上牀有五事一當徐腳踏牀二不得匍匐上
三不得使牀有聲四不得大拂拭牀席使有聲五洗

足未淨當拭之在牀上有五事一不得大吹二不得
叱咤啗喏三不得歎息思念世間事四不得狗群卧
五欲起坐當以時若意起不定當自責本起又卧有
五事一當頭首向佛二不得卧視佛三不得雙申兩
足四不得向壁卧亦不得伏卧五不得豎兩膝要當
拘手歛兩足累兩膝又卧起欲出戶有五事一起下
牀不使牀有聲二着履先當叩藪三正住着法衣四
欲開戶先三彈指不得使戶有聲五戶中有佛像不
得肯出當還向戶而出不得住與人言又正法念
經云孔雀菩薩爲諸天衆說調伏法若在家出家若

老若少調伏相應以此莊嚴如出家之人初以袈裟而自調伏當行七事一者如其國法受糞掃衣在家之人所棄之衣若在塚間有死人衣死屍所壓則不應取若於塚間得破壞衣則應受用是名袈裟調伏之法第二若入聚落觀地而行前視一尋念佛影像一心正念諸根不亂不觀一切所須之具不與女人言論不抱小兒不數動足亦不動臂及其牀座不手摩頭不數整衣不抖數袈裟不按摩手亦不彈指是名第二調伏之法第三若入施主家於飯食時齊腕澡手若受食時不大舒手當前一肘不滿口食亦不

太少若所搏飯不大不小不大張口不令有聲所應之食但食二分食知止足不觀他鉢而生貪心所受飯食不懷他心自觀其鉢不左右顧視是名第三調伏之法第四若於食時若於聚落或於城邑先所見食不生心念不數言說亦不怖望所受敷具如法受畜不求上勝是名第四調伏之法第五一切所作不倚不着不憎身命於所用具不多聚積不行邊方危怖之處不異服飾不偏樂於一家往返是名第五調伏之法第六不斷艸木及掘生地不著雜色革屣襪色衣服不破他戒不謗不說心不怖望王者之饕心

不甘着不親近於喜鬪比丘是名第六調伏之法第七若有同意同法應當親近利益若於山窟樹下露地常修行空無相無願是名第七調伏之法若有比丘能如是行則能捨離一切諸縛而得解脫又禰寶藏經云佛初出家夜佛子羅睺始入于胎初成道夜生羅睺羅舉宮妹女咸皆慙恥怪哉大惡耶輸陀羅不慮是非輕有所作不自愛慎令我舉宮都被洙汗悉達菩薩久已出家今率生子甚爲恥辱時有釋女名曰電炎是耶輸姨母之女椎胸拍膝呵罵耶輸汝於尊親何以自損太子出家已經六年生此小兒甚

爲非時從誰而得辱我種族不護惡名淨飯王于時在樓見此大地六種震動見是相已謂菩薩死憂箭入心聞于宮中舉聲大哭王倍驚怖謂太子死走使女問是何哭聲女白王言太子不死耶輸陀羅今產一子舉宮慚愧是以哭耳王聞是語倍增憂惱發聲大哭揚聲大喚怪哉醜辱我子出家已經六年云何今日而方生子時彼國法擊鼓一下一切運集九萬九千諸釋悉會卽喚耶輸耶輸着白淨衣抱兒在懷都不驚怕於親黨中抱兒而立諸釋咸忿叱爾凡鄙有何面目我等前立宜好實語竟爲何處而得此子

耶輸陀羅都無慚恥正直而言從彼出家釋種名曰
悉達而得此子我子悉達本在家時聞有五欲耳尚
不聽況當有欲而生於子實是諂曲非正直法以此
誑毀王極大瞋問諸釋言云何苦毒殺害復有釋言
如我意者當作火坑擲置火中使其母子都無遺餘
諸人皆言此事竄良卽掘火坑以佞陀羅木積於坑
中以火焚之卽將耶輸至火坑邊時耶輸見火方大
驚怖譬如野鹿獨在園中四向顧望無可恃怙耶輸
自責旣自無罪受斯禍患徧觀諸釋無救已者抱兒
歎念菩薩言汝有慈悲憐愍一切天龍鬼神咸敬於

汝今我母子薄於祐助無過受苦云何菩薩不見留
意何故不救我之母子今日危厄卽時向佛一心敬
禮復拜諸釋合掌向火而說實語我此兒者實不從
他而有此子若實不虛六年在胎者火當消滅終
不燒害我之母子作是語已卽入火中而此火坑變
爲水池自見已身處蓮華上都無恐怖顏色和悅合
掌向諸釋言若我虛妄應卽焦死以今此兒實菩薩
子以我實語得免火患有諸釋言視其形相不驚不
畏而此火坑變爲清池以此驗之知其無過時諸釋
等將耶輸陀羅還歸宮中倍加恭敬爲索乳母供事

其子猶如生時等無有異祖白淨王愛重深厚不見
 羅睺終不能食若憶菩薩抱羅睺羅用解愁念略而
 言之滿六年已白淨王渴仰於佛遣往請佛佛憐愍
 故還歸本國來到釋宮變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如佛
 身光相無異耶輸陀羅語羅睺羅誰是汝父往到其
 邊時羅睺羅禮佛已訖正在如來右足邊立如來卽
 以手摩羅睺羅頂卽說偈言

我於生眷屬 及以所生子 無有偏愛心
 但以手摩頂 我盡諸結使 愛憎永除盡
 汝等勿懷疑 於子生猶豫 此亦當出家

重爲我法子 略言其功德 出家學真道
 當成羅漢果

頌曰

業風恒泛濫	苦海濤波聲	漂我常游浪
遠離涅槃城	忽遇慈舟至	運我出愛羸
是知高慕友	懲過改凡情	罪垢蒙除結
神珠啓闇冥	釋門光麗景	俗務苦重縈
冀除五昏益	方悟六塵輕	自非乘寶輅
何以息皎寧		

感應緣 略引
三驗

宋沙門釋僧苞

齊沙門釋僧遠

隋沙門釋洪獻

宋京師祇洹寺有釋僧苞本是京兆人少在關受學
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
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十七日有白鶴
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
暮又有黃衣四人遶塔數匝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
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厲日誦萬餘言經常
禮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法徒雲

聚士庶駢席苞既初至人未有識者乃乘驢往看衣
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既迳坐驢羈於戶外高座主
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答云名苞
又問盡何所苞答曰高座之人亦可苞耳乃致問數
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詞遂遜退
而止時王弘范泰聞苞論義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
屈住祇洹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陳郡謝靈運聞風
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淡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
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勉其身矣苞嘗於路
行見六劫被戮苞爲說法勸念觀世音群劫以臨危

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劫解枷得免焉

宋元嘉中卒 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齊梁州薛河寺釋僧遠不知何人爲性踈誕不修細行好逐流宕歡醺爲任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放縱造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驚悸涼汗至曉以盆水自照乃見眼邊烏點謂是垢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自咎責柰此殃譴遂改常習反形易性弊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日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人赦汝前愆勿

復相續忽驚喜覺流汗徧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遠於一身頻感兩報信知三世苦樂不虛自後竭情時不暫怠鄉川所歸卒於本土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少履道門早明律部聽涉勞頓遂兩目俱暗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禮誦爲業不輟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綱禪師上堂食後般若乃將綱一襖衣來嚙獻云勞陳法事利益不少微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匱中綱食還房怪失衣襖搜求寺內乃於獻所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猜獻盜之神遂發

撤綱房衣物被案狼籍滿庭竿扇稱尺摧折數段神
 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
 未許放汝獻感冥報與般若言及事同日覩神語獻
 曰伴眾極多悉在紫陌河上唯三十人相隨可令寺
 家設食眾僧便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
 等雖然僧綱不起齋供後會使知綱無奈之何恐迫
 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今
 相放矣仍以絹兩疋付獻云當以一疋施大眾一疋
 贈綱師獻對眾受得具皆聞見仍依付領綱後懲過
 彌勤經業卒於所任

右此二驗出
唐高僧傳

和順篇第四十七

述意部

夫善惡乖背言行兩違禍豐從生怨毒彌重所以言
 之者易行之者難是故剛柔得中違順得性譬鑄劍
 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劍無折必加其錫欲劍無卷
 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為善
 矣含性和平則為嘉矣故羅雲密行以自調故聖讚
 以美譽提婆麤行以曠惡故眾毀以過彰俗書云西
 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帶絃以自急故
 陰陽調天地之和也剛柔均人物之性也

引證部

如蜜跡金剛力士經云阿闍世王問佛言菩薩仁和為有幾法往反周旋常存和雅不興麤心佛言菩薩仁和有八事法何謂為八一志性質直而無諛諂二性行和雅常無佞偽三心存淳熟永無虛妄四心行堅要亦無羸劣五無迷惑志存於仁和六為世眾祐受異德行七心行了達而無所着八思惟罪福心無所念是為八事於是阿闍世王白佛言菩薩有幾法行逮如是力無極之勢佛言有十法何謂為十一寧棄身命勤受正法二未曾自大謙恪下意禮敬眾生

三見於剛強難化眾生立之忍辱四見饑饉人以好美饍而充施之五覩訖恐懼勸慰安之六若有眾生得於重疾療以良藥七若有羸劣人所輕慢敬念戀之令無忽易者八以淨泥水塗如來廟補其虧缺九見孤苦人貧匱困厄常負重擔使去其難極重之殃十若無護無所依歸常將濟之所語如言而不變失是為十事法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見他親友互相破壞心懷怨結能為和合命終生欲愛天隨心所念即得五欲自娛若有眾生見人破亾為他抄掠救令得脫或於險處教人正道或疑怖處令他安隱命

終生正行天天女供養受五欲樂若生人中生於正
見大長者家若有人能柔輒淡心離一切垢涅槃解
脫猶如在手輒心之人心如白錫修行善業衆人所
信麤鑽之人心如金剛恒常不忘怨結之心行不調
伏衆人所憎不愛不信爾時孔雀菩薩以佛經偈而
說頌曰

若人心柔輒

猶如成鍊金

斯人内外善

速得脫衆苦

若人心器調

一切皆柔輒

斯人生善種

猶如良福田

又呵鵬阿那含經云阿那含有八事不欲令人知何

等爲八一不求不欲令人知二信不欲令人知三自
羞不欲令人知四自慚不欲令人知五精進不欲令
人知六自觀不欲令人知七得禪不欲令人知八點
慧不欲令人知所以不欲令人知者不欲煩擾於人
故

和施部

如佛說一切施王所行檀波羅蜜經云佛言過去久

遠無央數劫爾時世有大國王號宇薩和達

晉言一切施王

爾時布施有所求索不逆其意爾時異國有婆羅門
子少失其父獨與母姊弟爲居家甚貧狹其母告子

居家困窮無以自供汝父在者當往薩和達王所乞
丐可以自濟今何不行至彼王所從求錢寶兒報母
言我今未有所知先當學問然後乃行母語見言今
汝家中了無所有而有學問爾乃當行若汝去後其
家空乏何以自活兒卽語母我先當假貸索一兩金
可備一歲之糧母卽聽之便行貸得金一兩還以與
母乃出家行學一歲已竟便來歸家母見兒還便逆
問言汝已行詣一切施王所耶兒復報母言所學未
通當復更學母言前金已盡當作何計兒答母言當
更假貸兒卽復往至前所貸金家向其主說復欲貸

一兩金其金主語兒汝前取金旣未還我甫復欲索
汝若審復欲得金者持卿母及姊弟皆以上券爾乃
可得若至時不畢當沒汝母及姊弟以爲奴婢便相
許可適作券取持歸付母復捨家行學復終一年所
知粗備欲歸語母行詣一切施王所在道中便爲債
主所索及母姊弟將歸鎖腳婆羅門子語債主言卿
雖相繫正使終年我無益用不如相放我當往詣一
切施王所乞丐得物還以相償其主思惟便解婆羅
門子令去時有異國王軍起兵欲往取一切施王國
時諸臣白王今有他國興兵入界不審大王當作何

計時王自念人命至短當歸無常又我少小已來好
喜布施慈仁忍辱無傷害意不欲與彼共相拒逆所
以者何但以我一身故動搖兵衆設有所中害此非
我宜便勅諸臣不須爲備亦勿恐怖但且嚴出迎逆
作禮恭敬承事受其教勅令踰於我諸臣復白王言
他國入界云何不備王默不應如是至三王言不須
拒逆如我前言諸臣皆言王勅勿備我等俱然王言
大善各且安家慎莫勞擾其王夜半卽脫印綬默亾
而去彼王大國卽領王位便募索一切施王其賞甚
重王遂出國行五百餘里遙見婆羅門子王意卽想

此婆羅門子今者必來索我無疑時婆羅門子意亦
想此人將無正是一切施王二人各前相逢便住王
問婆羅門子言卿何從來今欲所至婆羅門子答言
我欲行至一切施王所王復問欲詣一切施王所欲
何求索婆羅門子報言少小失父居甚貧窮以母及
姊弟持行質債欲從一切施王乞丐錢寶還贖母姊
弟并得自濟王便語言我正是一切施王婆羅門子
問王儻從所在而獨行耶王言有他國來欲得我處
是以避之所以者何不欲傷害於人兵故婆羅門子
聞王所說卽便躡地而大啼泣不能自勝王便前牽

婆羅門子諫曉使起不須復啼所求索者今當相與
婆羅門子言王今失國當持何等以相濟乞王便報
言彼國來王相慕甚重卿今可截我頭持往與之在
所求索皆可得也於是婆羅門子說偈報言

世間殺父母

命盡墮泥犁

今加害於王

其罪等無異

我今實不忍

加惡於大王

寧令身命盡

終不造逆意

於是一切施王復語婆羅門子言卿若不欲取頭者
便可截我鼻耳送之亦可得賞恐不中王故也婆羅
門子報王言如我今日不忍爲是王復語婆羅門子

言若不爾者便可縛我送往與之亦可大有所得婆
羅門子能相知王還復爲王不爲被害婆羅門子言
王審欲爾者可共俱還臨至本國乃當相縛於是王
與婆羅門子便共相將俱還本國二十餘里王以欲
至便自反手語婆羅門子言卿可縛我婆羅門子遂
乃縛王一國人民皆聞知言一切施王爲他國婆羅
門子見縛送人民大小見王莫不啼哭躡地崩絕劇
喪父母遂前詣宮門諸臣卽入白彼王前所募去
王一切施者爲婆羅門子所見縛送今在宮門彼王
卽言便捉現之一切施王便前入宮彼王及臣與諸

官屬見一切施王無不躡地而啼泣者彼劫人王亦復淚出而問諸臣汝輩何以皆啼諸臣白言我等見一切施王棄國與王復持身施與婆羅門子所作不悔是故啼耳彼劫人王聞諸臣各各說是即便躡地而大啼泣不能自勝即問婆羅門子汝今那得是王婆羅門子具答王本末因由彼劫人王聞婆羅門子所說即復躡地啼淚而言告勅諸臣促解王縛洗浴衣被着其印綬還立為王即還坐領國法如故於是彼王即長跪叉手讚歎而說偈言

自在本國時 遙聞大王德 今來至於此

見尊踰所聞	巍巍積功德	譬若如金山
其力堅如是	無能動搖者	今見王所行
於世甚無雙	願以國相還	并奉所居界
願歸得本土	修敬為臣禮	不敢復僑慢
事王如天尊		

佛告諸比丘爾時一切施王者我身是也彼國王者舍利弗是婆羅門子者調達是成我六波羅蜜相好功德皆是調達恩調達是我善知識亦為善師調達卻後阿僧祇劫當得作佛號字提和羅耶

晉言天人王

和國部

如禰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久遠有二國王一是迦尸國王二是比提醯國王比提醯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伏迦尸王軍迦尸王作是念言我今云何當得香象摧伏比提醯王軍時有人言我見山中有一白香象王聞此已卽便募言誰能得香象者我當重賞有人募言多集軍衆往取彼象象思惟言若我遠去父母盲老不如調順往至王所爾時衆人便自將香象向王邊王大歡喜爲作好屋具被蹋蹬敷着其下與諸妓女彈琴鼓瑟以娛樂之與象飲食不肯食之時守象人來白王言象不肯食王自向象所上古畜

生皆能人語王問象言汝何故不食象答王言我有父母年老眼盲無與水艸父母不食我云何食象白王言我欲去者王諸軍衆無能遮我但以父母盲老順王來耳王今見聽我去供養父母終其年壽自當還來王聞此語極大歡喜我等便爲人頭之象此象乃是象頭之人先迦尸國人惡賊父母無供養心因此象故王卽宣令一切國內若不孝養父母者當與大罪尋卽放象還父母所供養父母隨壽長短父母喪亾還來王所王得白象甚大歡喜卽時莊嚴欲伐彼國象語王言莫與鬪諍凡鬪諍法多所傷害王言

彼欺陵我象言聽我使往令彼怨敵不敢欺侮王言
汝若去者或能不還答言無能遮我使不還者象即
於是往彼國中比提醯王聞象來至極大歡喜自出
往迎既見象已而語之言即任我國象曰王言不得
即住我立身已來不違言誓先許彼王當還其國汝
二國王應除怨惡自安其國豈不快乎即說偈言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爾時此象說斯偈已即還迦尸國從是以後二國和
好爾時迦尸國王者今波斯匿王是比提醯王者今

阿闍世王是爾時白象者今我身是也由我爾時孝
養父母故令多衆生亦孝養父母爾時能使二國和
好今日亦爾

和事部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
國名伽尸有一婆羅門有摩沙豆陳久煮不可熟持
着肆上欲賣與他都無人買時有一人家有一態驢
市賣難售時陳豆主便作是念我當以豆買此驢用
便往語言汝能持驢買此豆耶驢主復念用是態驢
爲當取彼豆即便答言可爾得驢已歡喜爾時豆主

便作是念今得驢子便即說頌曰

婆羅門法巧販賣

陳久沙豆十六年

唐盡汝薪煮不熟

感折汝家大小齒

爾時驢主亦作頌曰

汝婆羅門何所喜

雖有四腳毛衣好

負重着道令汝知

錐刺火燒終不動

爾時豆主復說偈言

獨生千秋杖

頭着四寸針

能治敗態驢

何憂不可伏

爾時驢聞復瞋即說頌曰

安立前二足 雙飛後兩蹄 折汝前板齒

然後自當知

爾時豆主聞驢此頌復說偈言

蚊蚤毒蟲螫

唯仰尾自防

當截汝尾却

令汝知辛苦

爾時驢復以偈答言

從先祖已來

行此隴悞法

今我故承習

死死終不捨

爾時豆主知此弊惡不可苦語便更稱譽以頌答曰

音聲鳴徹好

面白如珂雪

當為汝取婦

共遊林澤中

驢聞輒愛語復說頌曰

我能負八斛

日行六百里

婆羅門當知

聞婦歡喜故

頌曰

性愛和柔

賢愚親附

情貪麤獷

人畜遠慮

外違常策

內順恒御

萬代揚名

千齡久住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音釋

懲

直陵切戒也

傲

魚到切慢也

瞥

匹蔑切暫見也

匍匐

匍蒲胡切匐步黑切

行也

瀛

餘輕切大海也

鞞

則前切則前切

厝

倉故切厝施布也

輟

朱劣切止也

錫也

鑛

古猛切銅鐵林也

券

區願切契也

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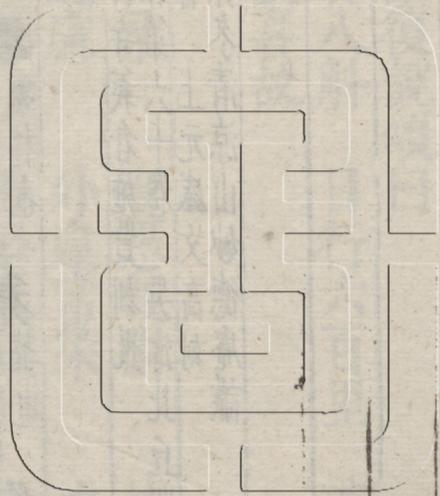
罔古切慢也

感

六子切

也

嘉興東禪寺義倉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真州
王國英書
上元盛文高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誠勗篇第四十八

述意部

夫以立像表真恒俗彝訓寄指筌月出道常規但以
妄想倒情汭流固習無思悛革隨業飄淪是以涅槃
經云爲善清升譬同爪土爲惡沉滯喻等地塵良由
六賊俱至十使交縛或比行廁盡瓶或擬危城坏器
故將崩朽宅三火恒然逃隱空聚五刀常逐并河引
喻逼形器於剝那屠肆牛羊切性命於漏刻亦如鼠

入脂角至窮何趣况復五濁交橫四山常逼而能安忍不生憂悔所以大聖坐訓法喻所歸止在誠約身心無沿逸慾鑿舉力勵專征省過但見臨死眼在殊落眷屬叢聚對顏難救嗚呼涕泗慨彼沉淪既矚斯苦何不自誠過由我生改不藉他猶有微善宅報在人又逢遺法親見三寶脫生惡道對目莫知由此悲痛無由怠惰矣

誠馬部

如中阿舍經云時有調馬師名曰只尸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向佛言世尊我觀世間甚爲輕淺

猶如群羊世間唯我堪能調馬狂逸惡馬我作方便須臾令彼態病悉現隨其態病方便調伏佛告調馬師聚落主汝以幾種方便調伏於馬馬師白佛言有三種法調伏惡馬何等爲三一者柔輒二者麤澀三者柔輒麤澀佛告聚落主汝以三種方便調馬猶不調者當如之何馬師白佛遂不調者便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言世尊是無上調御丈夫爲以幾種方便調御丈夫佛告聚落主我亦以三種方便調御丈夫何等爲三一者一向柔輒二者一向麤澀三者柔輒麤澀佛告聚落主所謂一向柔輒

者如汝所說此是身善行此是身善行報此是口意善行此是口意善行報是名天是名人是名善趣化生是名涅槃是爲柔輒第二一向麤澀者如汝所說是身惡行是身惡行報是口意惡行是口意惡行報是名地獄是名畜生是名餓鬼是名惡趣是名墮惡趣是名如來麤澀教也第三彼柔輒麤澀俱者謂如來有時說身善行有時說身善行報有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口意善行報有時說身惡行有時說身惡行報有時說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惡行報如是名天如是名人如是名善趣如是名涅槃如是名地獄

如是名畜生餓鬼如是名惡趣如是名墮惡趣是名如來柔輒麤澀教調馬師白佛言世尊若以三種方便調伏衆生有不調者當如之何佛告聚落主亦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言若殺生者於世尊法爲不清淨世尊法中示不殺生而今言殺其義云何佛告聚落主如來法中示不殺生然如來法中以三種教授不調伏者不復與語不教不誠豈非死耶調馬師白佛實爾世尊不復與語永不教誠真爲死也以是之故我從今日離諸惡不善業也聞佛所說歡喜而去又法句喻經云佛問象師調象之

法有幾答曰有三何謂爲三一者剛鈎鈎口著其鞞
鞞二者減食常令饑瘦三者挫杖加其楚痛由鐵鈎
鈎口故以制強口由不與食飲故以制身犢由加挫
杖故以伏其心佛告居士吾亦有三用調一切亦以
自調得至無爲一者以至誠故制御口患二者以慈
貞故伏身剛強三者以智慧故滅意癡蓋持是三事
度脫一切離三惡道

誠學部

如增一阿含經云一偈之中便出生三十七品及諸
法義迦葉問言何等是時尊者阿難便說此偈

諸惡莫作
是諸佛教

衆善奉行

自淨其意

所以然者諸惡莫作戒具之禁清白之行衆善奉行
心意清淨自淨其意除邪顛倒是諸佛教去愚惑想
云何迦葉戒清淨者意豈不淨乎清淨者則不顛倒
以無顛倒愚惑想滅諸三十七道品果便成就以成
道果豈非諸法乎

誠盜部

如禰阿含經云時有異比丘在拘薩羅國人間止一
林中時彼比丘有眼患受師教云應嗅鉢曇摩華時

彼比丘受師教已往至鉢曇摩池側於池岸邊迎風而坐隨風嗅香時有天神主此池者語比丘言何以盜華汝今便是盜香賊也爾時比丘說偈答言

不壞亦不奪 遠住隨嗅香 汝今何故言

我是盜香賊

爾時天神復說偈言

不求而不捨 世間名為賊 汝今人不與

而自一向取 是則名世間 真實盜香賊

時有一士夫取彼藕根重負而去爾時比丘為彼天神而說偈言

如今彼士夫 斷截分陲利 拔根重負去

便是姦姣人 汝何故不遮 而言我盜香

時彼天神說偈答言

狂亂姦姣人 猶如乳母衣 何足加其言

且堪與汝語 袈裟汗不現 黑衣黑不汗

姦姣凶惡人 世間不與語 蠅腳汗素帛

明者小過現 如墨點珂貝 雖小悉皆現

時彼比丘復說偈言

善哉善哉說 以義安慰我 汝可常為我

數數說斯偈

時彼天神復說偈言

我非汝買奴 亦非人與汝 何爲常隨汝

數數相告語 汝今當自知 彼彼饒益事

誠罪部

如閻羅王五天使者經云佛告諸比丘人生世間不孝父母不敬沙門不行仁義不學經戒不畏後世者其人身死當墮地獄主者持行白閻羅王言其過惡此人不孝等種種諸過無有福德不恐畏死唯王處罰閻羅王常先安德以忠正語爲現五使者而問言第一汝不見世人始爲嬰兒強卧屎尿不能自護口

不知言不知好惡汝見以不人答已見王言汝自謂不如是然人神從行終卽有生雖尚未見常常爲善自端三業柰何放心快志造過人答愚暗不知王言汝自愚癡縱意作惡非是父母師長君天沙門道人等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爲閻王現第一天使也第二閻王復問子爲人時天使次到汝能覺不人答不覺王曰汝不見世人年老髮白齒墮羸瘦僂步低行起居任杖不人答有是王曰汝謂獨免可得不老凡人已生法皆老耄常常當爲善端身口心奉行經戒柰何自恣人答愚癡故爾王曰汝自以

愚癡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爲閻王現第二天使也第三閻王復問子爲人時豈不見世間男女身有疾病身體苦痛坐起不安命近憂促衆醫不療不人答言有王曰汝可得不病耶人生既老法皆當病聞身強健當勉爲善奉行經戒端身口意奈何自恣人答愚暗故爾王曰汝自以爲愚作惡非關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爲閻王現第二天使也第四閻王復問子爲人時豈不見世間諸死亾者或藏其屍或棄捐之至於七日肌肉壞敗

狐狸百鳥皆就食之凡人已死身惡腐爛汝豈不見人答言有王曰汝謂獨免可得不死耶凡人已生法皆當死聞在世間常爲善事勅身口意奉行經戒奈何自恣人答愚暗故爾王曰汝自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爲閻王現第四天使也第五閻王復問子爲人時不見世間弊人惡子爲吏所捕取案罪所刑法加之或斷手足或削耳鼻或燒其形懸頭曰炙或屠割支解種種毒痛不人答言有王曰汝謂爲惡獨可解耶眼見世間罪福分明何不守善勅身口意奉行經戒云

何自快人答愚暗故爾王曰汝自用心作不忠正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今是殃罪要當自受是為閻王現第五天使也佛說經已諸弟子等皆受教誠各前作禮歡喜奉行

襍誠部

大法句經偈云

總十
一誠

一誠信

士有信行

為聖所譽

樂無為者

一切縛解

比方世利

惠信為明

是財上寶

家產非常

欲見諸真

樂聽講法

能捨慳妬

此之謂信

無信不習

好剝正言

如掘取水

掘泉揚泥

賢夫習智

樂仰清流

如善取水

要令不擾

信不洩他

莫如斯載

如大象調

自調最勝

信財戒財

慚愧亦財

聞財施財

惠為七財

生有此財

不問男女

終以不貪

賢者識真

二誠死

所以非常

謂興衰法

夫生輒死

此滅為樂 如河駛流 往而不返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生者日夜

命自刀削 壽之消盡 如榮穿水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衆生相刻 以喪其命

隨行所墮 自受殃禍 雖壽百歲

亦死過去 為老所逼 病條至際

是日已過 命則隨滅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老則色衰 所病自壞

形敗腐朽 命終其然 是身何用

恒漏臭處 為病所困 有老死患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為死所迫

無親可怙 晝夜慢惰 老不止姪

有財不施 不受佛言 有此四蔽

為自侵欺

三誠殺

為仁不殺 常能攝身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不殺為仁 慎言守心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彼亂已整

守以慈仁 見怒能忍 是為梵行

至誠安徐

口無麤言

不瞋彼所

是為梵行

坐拱無為

不害眾生

無所憍惱

是為梵行

常以慈哀

淨如佛教

知足知止

是度生死

普及賢美

哀加眾生

常行慈心

所適者安

晝夜念慈

心無剋伐

不害眾生

是行無仇

卧安寤安

不見惡夢

天護人愛

不毒不兵

水火不喪

在所得利

死升梵天

受樂自然

仁無亂志

慈尊可行

慙傷眾生

此福無量

四誠意

惡言罵詈

憍陵蔑人

興起是行

疾怨茲生

遜言順辭

尊敬於人

棄結忍惡

疾怨自滅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爭為少利

如掩失財

從彼致諍

令意向惡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罪苦自追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福樂自隨

隨亂意行 拘愚入冥 自大無法

何解善言 隨正意行 開解清明

不為嫉妬 敏達善言 慍於怨者

未常無怨 不慍自除 是道可宗

不好責彼 務自省身 如有知此

永滅無患

五誠邪

以真為偽 以偽為真 是為邪見

不得真利 知真為真 見偽知偽

是為正見 必得真利 壁屋不密

天雨則漏 意不思正 邪法為穿

壁屋善密 雨則不漏 攝意惟正

邪匿不生 鄙夫染人 如近臭物

漸悉習非 不覺成惡 賢夫染人

如近香熏 進智習善 行成皎潔

正念常興 邪法自滅 自制正法

善名日增 當思念道 強守正行

健者得度 吉祥無上 尅已調心

行不放逸 施戒忍勤 定慧恒明

生不為惱 死而不感 禍福路分

升沉殊趣

六誠愚

愚著生死

莫知正法

愚矇無智

如居暗室

觸事昏馳

寒暑不辨

雖久修習

猶不知法

雖復施行

為身招患

快心作惡

自致重殃

愚所望處

不謂適苦

臨墮厄地

乃知不善

愚恣作惡

不能自解

殃追自焚

罪成熾然

愚人樂寢

憂感長興

昏昏暗室

如蠶處蠶

愚人樂惡

至死不休

雖與善言

反謂怨讐

罪猶未熟

愚將為觀

至其熟時

自受大殃

愚好財色

晝夜無厭

如集谷山

注水不盈

愚多造過

觸處被瞋

雖加杖捶

猶不自止

七誠惡

淡觀善惡

心知畏忌

畏而不犯

終吉無憂

故世有福

今思紹行

善致其願

福祿轉勝

信善作福

積善不猷

信知陰德

久而必彰

喜法卧安

心悅意清

聖人演法

惠常樂行

賢人智者

齊戒奉道

如星中月

照明世間

弓師調角

水人調船

工匠調木

智者調身

譬如厚石

風不能移

智者意重

毀譽不傾

譬如淡泉

澄靜清明

慧人聞道

心淨欣然

斷除五陰

靜思智慧

能自拯濟

顯理澄真

抑制情欲

志樂無為

攬受正教

冀法常存

八誠縛

去離憂患

脫於一切

縛結已解

逍散自安

心淨得念

無所貪樂

已度枯涸

如鴈棄池

量腹而食

無所積藏

虛心無想

遠近無礙

度身而衣

不求餘長

省事無為

無所羈絆

制想從正

如馬調御

捨憍棄慢

為天所敬

不怒如地

不動如山

真人無垢

生死世絕

心以休息

言行亦止

從正解脫

寂然歸滅

棄惡無著

破壞三界

情色永絕

是謂上智

在聚若野

處染不染

應真所歎

莫不蒙祐

常樂空閑

衆人不逮

快哉上士

天人欽仰

九誠誦

雖誦千言

不行何益

不如一聞

勤修得益

雖誦千言

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得度

雖誦千言

不敬何益

不如一行

欣樂奉修

雖誦千言

我心不滅

不如一句

捨憍放逸

雖誦千言

求名逾著

不如一說

棄執離著

雖誦千言

不欲除罪

不如一文

去離生死

雖誦千言

色情逾固

不如一解

心境忘懷

雖誦千言

不求出世

不如一悟

絕離三界

雖誦千言

不存悲智

不如一聽

自他兩利

十誠行

人壽百歲

慳貪逾盛

不如一日

割捨財色

人壽百歲

樂不持戒

不如一日

淨心守戒

人壽百歲

多忿不忍

不如一日

含喜不瞋

人壽百歲

怠惰不勤

不如一日

策勵身心

人壽百歲

情欣放逸

不如一日

歸心空寂

人壽百歲

昏暗識心

不如一日

洞悟無明

人壽百歲

拙御身心

不如一日

巧便運致

人壽百歲

常懷怯弱

不如一日

勇猛慧力

人壽百歲

不起善願

不如一日

發行四弘

人壽百歲

不生一智

不如一日

慧性聰利

十一誠口

禱阿含經諸天說偈云

士夫生世間

斧在口中生

還自斬其身

斯由其惡言

應毀便稱譽

應譽而更毀

其罪口中生 死則墮惡道

頌曰

建志誠心愚 高慕欣朋儔 相與立弘誓

捨俗慕閑丘 蕭散人物外 晃朗免綢繆

寂寂求誠真 疊疊勵心柔 警策修三業

激切澄四流 興心願弘誓 救溺運慈舟

嘉期歸妙覺 善會涅槃修 存心入正道

立志三祇休

感應緣 略引 四驗

晉沙門釋支遁

周沙門釋亾名

周沙門釋道安

齊沙門釋僧範

晉剡沃洲山有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

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晉王羲之觀遁才

藻驚絕罕儔遂披衿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

寺意存相近又投迹剡山於沃洲小嶺立寺行道僧

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

之曰

勤之勤之至道非孜孜爲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

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殉赴欽渴緬邈忘疲
人生一世涓若露坐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
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潔累禪池謹守明禁雅說玄規
緩心神道抗志無爲寮朗三蔽融治六疵空洞五陰
虛豁四支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旣陳又玄其知
宛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

周渭濱沙門名法師自誠云夫以迴天倒日之力
一旦艸彫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
浮生虛僞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
當飼虎如其不爾徒生何益不如修禪定足以養志

讀誦經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棄其簪弁
剃其鬚髮衣衲杖錫聽講談玄戰國未寧安身無地
自戢形骸甚於桎梏思絕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
如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

能行說爲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能行不名爲智者
所以顏回好學勤改前非季路未修懼聞後語功勞
智擾役神傷命爲道日損何用多知誓欲枯木其形
死灰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絕學箴亦名息
心贊擬夫周廟其銘曰

法界內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口銘其膺曰古之攝

心人也誠之哉誠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防未在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窺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弊捨棄淳樸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後難制神旣勞役形必損斃邪逕終迷脩途永泥英賢才能是曰昏惰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塗舒翰卷其用不恒內

懷僑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以之咎賞悅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滅影沉獸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勝何劣何重何輕何賤何辱何貴何榮澄天愧淨皦日慚明安夫岱岳固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周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姓姚氏馮翊故城人識悟玄理早附法門神氣高朗挾操清遠乃作遺誡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

敬謝諸弟子等夫出家爲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縈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後已所謂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導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動爲法則不貪不諍不讒不匿學問高遠志在玄默是爲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滌除精魂故得君王不望其報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攝捐妻減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恨者以其志行清潔通於神明憐怕虛白可奇

可貴自獲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着邪忘其真實以小黠爲智以小恭爲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淡思無常之限非旦卽夕三塗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淡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爲永誠其一卿已出家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之日上下涕零割愛崇道意凌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積遂盈師友慚恥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

誨勵宜當專精其二 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
志果清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群金玉不貴惟道爲珍
約已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
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徭役縣官所牽
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嗤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
徒喪天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其三 卿已出家永辭
宗族無親無疎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哭超然
縱容豁然離俗志存玄妙軌真守樸得度廣濟普蒙
福祿如何無心仍著涖觸空諍長短銖兩斗斛與世
諍利何異僮僕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

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浴其四 卿已出家號曰道人
父母不敬君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
不計富貧尚其清修自利利人減割之重一米七斤
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
死入泰山燒鐵爲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陳
今故誨約宜自改新其五 卿已出家號曰息心穢襍
不著唯道是欽志參清潔如玉如冰當修經戒以濟
精神衆生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沉縱其
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淡如是出家與世
同塵今故誠約幸自開神其六 卿已出家捐世形軀

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
 世事有餘清白不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
 地獄之痛難可具書今故誠勵宜崇典謨其七卿已
 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麤坐起
 令端飲食雖疎出言可餐夏則忍熱冬則忍寒能自
 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
 至尊學雖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
 知識一切蒙恩今故誠汝宜各自敦其八卿已出家
 性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
 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立身無聞

可謂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其九卿已出家永違

二親道法革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邈爾
 絕俗超故埃塵當修經道制已履真如何無心更染
 俗因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友
 致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
 將身

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姓李平鄉人也戒德清高守
 禁無虧嘗宿他寺意欲聞戒至於十五日說戒之夜
 眾議共停說戒乃為法集有僧升座將欲豎義叙云
 豎論法相淡會聖言布薩常聞擊難為勝忽見一神

形高丈餘貌甚雄峻壅聳驚人來到座前問豎義者
 今是何日答曰是布薩日神即以手搨之曳之下座
 委頓坐死次問上座問答同前搨還將死陵害二三
 上座已神還掉臂而出當時道俗共覩非一範師既
 見斯異乃自勤力兼策大眾至於一生無敢說欲縱
 有病重不堪勝舉請僧就病人所恭敬說戒闔境僧
 尼承斯微誠至布薩日亦不虧法

右西誠出
梁高僧傳

忠孝篇第四十九之一
 述意部

竊聞孝誠忠敬高柴董黜之賢反慢尊親罪過王寄

之逆是以木非親母供則響溢千齡凡非聖僧敬則
 允逾萬代理應傾心頂戴獲福無邊何得起慢高心
 反生輕侮也所以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代終身盡者
 寔建國之前美故念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之
 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
 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猶
 願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
 若亾父母之恩云何可報慈淡河海孝若涓塵永慕
 長號痛貫心首俗稱乳哺生我肉身一世之恩尚復
 難報况復如來大悲普洽等同一子拔除三塗得離

四生長辭八苦永御三乘靜思恩重豈同凡俗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理痛甚刀割歷劫瞻敬長薦珍羞亦未能報須臾之恩故涅槃經云佛有一味大慈悲愍念衆生如一子衆生不知佛能救毀謗如來及法僧

引證部

如末羅王經云人問世尊何等爲父母力佛言謂受父母身體乳哺育養之恩或從地積珍寶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是爲父母力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法與凡夫人得

大功德成大果報一供養父母二供養一生補處菩薩施此二人獲大功德受大果報若復有人以父着左肩上以母著右肩上至千萬歲衣被飯食牀榻卧具病瘦醫藥卽於肩上放屎尿溺猶不能得報恩當知父母恩重施肩之時將護不失時節供養孝順又地獄經云爲人弟子說師僧過者設師有實命終必入地獄噉其舌根若得好食美果等不與父母師僧先自食噉墮餓鬼中後生爲人貧窮若人含毒向師長入鐵鉢地獄後生毒蛇中若惡心學父母師長語入融銅地獄後生爲人蹇吃又薩婆多論云寧破塔

壞像不說他麤罪若說則破法身不問前比丘有罪無罪皆不得說又敬師經云一日三時應參師進止若參師來不見時應持土塊艸木以爲記驗天時若熱日別三時以扇扇師若有比丘於彼師所或和尚邊不生敬心導說長短於將來世別有一小地獄名爲拒撲當經是中墮彼處已一身四頭身體俱焦於彼獄處復有諸蟲名曰鐵嘴常噉舌根若從他聞一四句偈於各千劫取彼和尚阿闍黎等荷擔肩上或時背負頂戴亦未能報也又毗曇論云若病人及與說法師近佛諸菩薩施者得大果報又六度集經云

管者菩薩身爲鶴鳥生子有三時國大旱無以食之自裂腋下肉以濟其命三子疑曰斯肉氣味與母身氣相似無異得無吾母以肉身飼吾等乎三子愴然有悲猛之情又曰寧殞吾命不損母體也於是閉口不食母覩不食而更索焉天神歎曰母慈惠難喻子孝希有也諸天祐之願卽從心佛告諸比丘鶴母者吾身是也三子者舍利弗目連阿難是也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又四十二章經云佛言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持五戒者一人飯持五戒者萬人不如飯一須臾洹飯須臾洹百萬

人不如飯一斯陀舍飯斯陀舍千萬人不如飯一阿
那舍飯阿那舍一億人不如飯一阿羅漢飯阿羅漢
十億人不如飯辟支佛一人飯辟支佛百億人不如
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教親千億人不如飯一
佛舉願求佛欲濟衆生也飯善人福最大深重凡人
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矣二親氣神也又禱寶藏
經云管過去久遠雪山之中有一鸚鵡父母都盲常
取好果先奉父母當於爾時有一田主初種穀時而
作願言所種之穀要與衆生而共噉食時鸚鵡子以
彼田主先有施心常取其穀以供父母田主行穀見

有蟲鳥捕穀穗處臆恚懊惱便設羅網捕得鸚鵡
鸚鵡時語田主言田主先有好心布施故敢來取如
何今者而見網捕田主問言取穀爲誰鸚鵡答言有
盲父母願以奉之田主語言自今以後常於此取勿
生疑難畜生尚爾孝養父母豈況於人佛告比丘昔
鸚鵡者今我身是時田主者舍利弗是盲父母者今
我父母淨飯王摩耶夫人是由管孝養今得成佛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校譌

第十四紙

十行存南
藏作有

第十六紙

五行觀南
藏作觀

音釋

榮穿

榮戶局切絕小水也穿疾郢切坑也

臺

無匪切不倦之意

殉

松閏切以身從物也

簪弁

簪緇深切弁皮面切

冠簪也冠弁也

斃

毗意切死也

搨

託甲切手打也

鉞

魚厥切大斧也

丹陽居士賀學易施贊刻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一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

州王國英書 吳縣仇朋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